



## 情感

## 老妈爱吃西瓜皮

周行会

我第一次吃西瓜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。那年暑假的一天，父亲去县城开会，归来时带回一个西瓜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西瓜可是稀罕物，我只在课本插图里见过，绿皮，红瓤，瓤上点缀着黑黑的瓜籽，一看就让人垂涎欲滴。

傍晚，暑气未消，我们一家人在院子里吃晚饭。父亲本来说好了，晚饭后再切西瓜，但小弟等不及了，他看到母亲在厨房里忙活，吵闹着要先吃瓜，不然他就不吃饭。祖父一向惯着小弟，就说：“那就先吃瓜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小弟就像弹簧一样蹦了起来，将浸在水桶里的西瓜抱出来，乐得合不拢嘴。西瓜一切开，我们三个孩子就抢先动了手，院子里顿时响起一片“喀嚓”声，那副吃相让人想到小人书里贪吃的猪八戒。

那个西瓜可真是甜，薄皮，沙瓤，瓜汁流到手上，黏黏的，舔一下，那手也变成了甜的。等母亲做好饭，桌上只留下一堆狼藉的瓜皮了。父亲说：“你们这几个馋鬼，也不知道给你妈留一块。”

“没事，没事，”母亲笑着摆摆手，说：“看你们吃的，这不是还有红瓤吗？扔了多可惜。”说着，母亲拣那些没啃净的瓜皮，啃了起来。我们在一边看着，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小弟说：“妈，等我长大挣钱了，天天给你买西瓜吃。”小弟天真的一番话，逗得全家人都笑了。

就是那些西瓜皮，母亲也没舍得扔，洗净后，腌在咸菜缸里。后来，看到母亲吃窝头时，就着腌好的西瓜皮，“喀嚓喀嚓”吃的很香，我和小弟也忍不住夹起一块，放进嘴里，一嚼，又咸又涩，赶紧吐了出来。

后来，生活慢慢好了，西瓜什么时候想吃都能买到。但不知为啥，我却再也吃不出当年的那种味道和感觉了。

前些日子，母亲过生日，我和弟弟、妹妹一家，浩浩荡荡地回到老家。老屋立时热闹起来。母亲做了满满一桌菜，还嫌不够，又要去厨房炸孩子们爱吃的茄盒、土豆盒。临走前，母亲说：“你们先慢慢吃着，我很快就来。”

天气闷热，桌上的菜热气腾腾，泛着油花，看着就让人没胃口。倒是桌子边上的一盘凉拌菜引起了大家的兴趣：红白相间的细长条，上面点缀着几片香菜叶。“这是啥？”小弟抢先夹起一片，丢进嘴里，“哎，是甜的，好吃！”说着又夹了一筷子。

“怎么，看不出来？这是西瓜皮，去掉外面的硬皮，用盐卤一下，加白砂糖，少量米醋，吃了开胃。”父亲说，“你们也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”

我夹起一块，放进嘴里一嚼，又凉又脆，酸酸甜甜的，确实美味。当母亲满头大汗端着炸茄盒出来时，那盘凉拌西瓜皮已被吃光了。母亲看着空空的盘子，笑了：“你们怎么也爱吃西瓜皮了。当年，你们可是连瞅都不瞅一眼的。”说着，母亲坐下来，顺手拿起一块孩子咬了几口的西瓜，啃了起来，吃完，抹抹嘴，说：“看看你们，这瓜只咬几口就不吃了，多浪费……”

我和弟弟妹妹面面相觑，一时都有些百味杂陈。小时候吃不起西瓜时，我们吃瓜瓤，母亲只能吃西瓜皮；现在生活好了，母亲做的凉拌西瓜皮，却被我们一扫而空，她只能吃孩子们吃剩下的瓜瓤。

瓜瓤甘甜，瓜皮爽脆，这留在味蕾上的味道，有着岁月的温度，更是母亲深深的爱啊！

## 品鉴

## 干野菜入《红楼》

程耀恺

“灰条菜”出现在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二回。它是唯一进入大观园的野菜，并非鲜嫩，却以晒干的形态出现。

书中写道：凤姐央刘姥姥给自己女儿起个名字，一来“借借你的寿；二则你们是庄家人，不怕你恼，到底贫苦些，你们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。”刘姥姥问了生日，知是七月初七，于是笑道：“就叫做巧姐儿好。”并说必然长命百岁，即使遇到不遂心的事，也能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凤姐听了自是喜欢，安排平儿给刘姥姥准备礼物。礼物自是丰厚，刘姥姥觉得怪不好意思的，平儿笑道：“你放心收了罢，我还和你东西呢。到年下，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和豇豆、扁豆、茄子干子、葫芦条儿，各样干菜带些来——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——说算了。别的一概不要，别闹费了心。”不就是些干菜吗，这有什么难的呢？故而刘姥姥千恩万谢的答应了。

平儿一共提及五种干菜，其中豇豆、扁豆、茄子干子、葫芦条儿，原本是蔬菜，不稀罕，唯有灰条菜是野菜。野菜的好，全在一个“野”字上，对大户人家来说，难得。所以平儿才把它放在句首，有点“质胜文则野”的味道了。

灰条菜为藜科植物藜的嫩叶，在古代典籍里又称灰藜菜、灰漆菜、灰苋菜。乡人俗称灰灰菜。其茎叶上有细灰如沙，而枝叶翘翘，故唤作灰藜。《本草纲目》称：“灰藜处处原野有。四月生苗，茎有紫红线棱，叶尖有刻，面青背白，茎心、嫩叶背面皆有白灰。为蔬亦佳。”清代吴其濬在他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中说：“其红心者为藜；一种圆叶者为和尚头。”吴自己

在固始乡居之时，摘而焯为蔬，味微咸。

我的故乡在江淮之间的六安，跟固始隔不了多远，我们那儿也是拿灰灰菜“焯为蔬”解决燃眉之急，也拿来晒为干菜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记得我奶奶教过我一首童谣，说的是青黄不接之时，乡下人如何靠野菜艰难度日：“二月马兰头，三月灰灰菜，四月大麦糊，五月无病，六月无灾……”奇怪的是，这首童谣在我奶奶口中，可以唱得很伤感，也可以唱出些许快乐，显然是依她的心情而定，毕竟有野菜搭配着度过春荒，也是侥幸的事。

后来我在村学里读私塾，读到“古木阴中系短篷，杖藜扶我过桥东。”读到“杖藜款幽步，苑囿聚景物。”心下自问：何为“杖藜”？最终还是因为怕挨板子，不敢在先生面前开口。问学长则安全多了，便向他请教，才晓得，在土质好的地方，灰灰菜能长到一人多高，它的茎杆子长高长粗了，便木质化了，斩头去尾，稍作加工，可以拿来当拐杖。这种拐杖，美其名曰“杖藜”。我把这话告诉外公，目的是向他求证，谁知外公反问了一句：“是吗？”就没有下文了。但我心里有数了，学长学长，一学之长，学长的见识，我是深信不疑的。

新鲜的灰灰菜，焯水后凉调，很好吃的；晒成干菜，可备一冬之用。我住合肥，老家的亲友，偶而也带些过来，礼轻情意重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府，山珍海味不知凡几，生长在乡野里的灰灰菜，居然能进入烟柳繁华之地，能荣登钟鸣鼎食之家，想来还真是一件有趣的事。之所以趣事，自然是托了那位深谙人情世故的刘姥姥的福。

## 随笔

## 夏夜捕黄鳝

胡文燕

仲夏的夜晚，月华如水，漫天星光将黑墨般的夜空点亮，田间蛙声一片，在夜幕的垂掩下，欢快地奏唱着夏之曲。

“现在农村打工的地方多了，收入也多了。三十年前，这个时候晚上也不得闲呢！运气好的话，一晚上能捕到好几斤黄鳝。”父亲坐在堂屋的轮椅上低语，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和回味。

捕黄鳝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夜间的活动，捕黄鳝的工具是竹篾编织的黄鳝笼。老屋后面有片竹子，修竹成林，青翠挺拔，可以就地取材。父亲虽不善言谈，却有一双巧手。一把竹刀，从砍竹、剖竹、到将竹子劈成一根根粗细均匀的竹条，再将刀口轻按在竹条的断面处，左手按住竹面，右手虎口处抵住刀背，轻轻地向前推动，竹条外层的青竹和内层的黄竹就分开了，外层的青竹富有韧劲，更适用于编织黄鳝笼。

编织好的黄鳝笼呈长圆条形，约成人的胳膊粗细，底部进口处粗，篾口往里凹，中间有一孔，孔周边的篾条有弹性，笼内竹篾呈聚拢状。黄鳝钻进孔里觅食，篾条弹开，进笼后篾条自然闭合，出口处用稻草塞住，黄鳝一旦进入便无处可逃。

有了黄鳝笼，诱饵自然少不了。菜地里挖的青黑色蚯蚓是上好的诱饵，腥气重，用竹签插住一条条蠕动的蚯蚓，放置在笼子里，出口处塞上被水浸泡过的稻草。

暮色四合，夜半时分。父亲就戴上头灯，穿上深筒胶鞋，套上长袖长裤，挑上满满一筐的黄鳝笼，向墨色深处的田垄沟渠出发。夏夜，南方的稻田里栽上了二季稻的秧苗，在星光和灯光的照耀下，水田如镜，秧苗愈发深幽青绿。亮堂堂的头灯将稻田里的生物照的无处遁形，脚步声和灯光所到之处，蛙鸣声戛然而止，走出几步远，蛙声再次此起彼伏，蚊虫也循着亮光紧紧尾随。漫漫长夜，没有长衫衣裤的保护，是吃不消蚊虫的集体围攻的。

父亲选择在稻田的出水口、田埂沟渠等隐蔽处放黄鳝笼，将黄鳝笼三分之二浸没在水里，直到两筐黄鳝笼放完。我曾陪父亲放过两次，终究被

噬人的夜色、成群的蚊虫，还有不知名的虫鸣鸟啼声吓得不敢出门。

夜色渐渐淡去，东方泛起肚白，月光一如既往的清冷幽静。父亲该起来收黄鳝笼了，循着上半夜的足迹，逐一将笼子收回筐。收笼子不能太迟，天将破晓时，部分农人早起看望秧田里的水量和长势，看到踩得歪斜的田埂和秧苗，会心生疼惜，忍不住将黄鳝笼没收。逢突变天气，田里黄鳝、泥鳅齐出洞，笼子拿到手沉甸甸且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，父亲的嘴角便扬成一条半圆的弧线。

笼子放到场地上，揭开出口的塞子，伴随着哗啦一声响，黄鳝、泥鳅、龙虾、螃蟹都鱼贯而出，齐刷刷地溜到了盆子里，这些收获是对忙碌了一夜的父亲的馈赠。偶尔笼子里也会倒出一条小水蛇，扭着腰肢，吐着信子，吓得我大惊失色，仓皇而逃。父亲则不慌不忙地捏住蛇的七寸，扔到屋场前面的基生口田里，“水蛇不咬人，有点吓人。”父亲冲我们说道。

天色渐亮，笼子倒完了，父亲习惯性称一下斤两，骑上二八大杠自行车上街卖黄鳝，收获颇丰时，一晚上有好几十元的收入；运气不佳，笼中寥寥无几，就将少量的黄鳝泥鳅养上几日，凑几晚上一起卖。

这种熬夜辛劳的差事，父亲不辞疲倦地干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夏季，那一张张淋着雨，沾着汗的纸票，凑齐了我暑假后的学杂费。

这样一份不起眼的苦力活，也圆了寒门子弟的求学梦。年长十岁的表哥，因其母亲腿脚不便，无法外出打工，家中收入微薄，他靠着夏季捕黄鳝的收入，硬是凑齐了高中三年的学杂费，并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高校，这份对知识的渴望，对生活的热爱，是我追逐一辈子的光。

星星还是那个星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只是田里已鲜见黄鳝的踪迹，而留在父亲那一辈脑海中捕黄鳝的场景，犹如这漫天的星光，一闪一闪，照亮了记忆的天空。

